

祝兴义： 儿子长大以后
张 斌： 紫 丁 香
张贤亮： 龙 种
中杰英： 在地震的废墟上
曹玉林： 苏醒的原野
赵大年： 公主的女儿

中篇小说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



2

1981 中篇小说选

第2辑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中篇小说选

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 第三十卷

一九八一年中篇小说选 (第二辑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371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6 $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2年8月北京第1版

1982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4,000

书号 10019·3338

定价 1.40 元

编 选 说 明

今年(1981)中篇小说数量之多,为历年所不及,其中有不少是佳作。这些作品题材广泛,注重歌颂“四化”建设中的新生活和新人物,注重开掘人物心灵深处纯真、高尚的思想情操和美德。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,我们继《1979—1980年中篇小说选》后,又编辑出版了《1981年中篇小说选》(共二辑)。今后我们将继续进行中篇小说的年选工作。

在编选中,我们力求所选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,同时注意题材的广泛性和表现手法、艺术风格的多样性;也将酌量收入某些有争议、但确有较高价值的作品。所选作品字数以三万至十万字为度。年选的辑(册)数,将根据作品数量、质量的具体情况决定。每辑目录按作品发表时间顺序排列。

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,所选作品一定会有不当之处,切盼广大作者、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,以利于我们今后工作的改进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

目 录

儿子长大以后	祝兴义(1)
紫丁香	张 斌(93)
龙 种	张贤亮(161)
在地震的废墟上	中杰英(266)
苏醒的原野	曹玉林(342)
公主的女儿	赵大年(431)

儿子长大以后

祝兴义

一 接到妻子，丢了儿子

一列快车，扯动风，挂起云，飞驰在京沪线上。被叩响的钢轨，不断回答：“苏州”，“无锡”，“南京”……

春雪覆盖的江淮丘陵，一个个小山头，若结伴而游的白发翁媪，从车窗外飘然越过。沿途各小镇，皆沉醉在琼枝银花丛中，但那“噼啪”作响的爆竹，同灼灼欲燃的红纸春联，已装点出很浓、很浓的节日气氛，不断撩起旅游者们的不尽的归思。

车箱内相当拥挤，人多，包裹更多。行李架上，座位底下，都塞了个满满腾腾，不少旅客，还把易损、易碎的物品抱在怀里，或担在膝头。的确，赶上这时刻，盼团圆的家人早就频频翘首，谁肯空着手回去呢？

第六车箱的一个临窗座位上，坐着个中年女同志。素色便衣袄，藏青色呢裤，深筒皮棉鞋，一条米色的长围巾从脖子上垂落下来，直披到蜷起的膝盖的下端。

她大约三十七、八岁，中等偏高的个儿，不算苗条，但也利利爽爽，丰满、匀称，落落大方。她的脸是椭圆形的，下颏稍长，微微翘起。眉不算重，眼睛也不算大，但很清秀，舒朗朗的。配着有棱有角的鼻梁，显得朴实、健美、宽厚。

她叫鲁云珍，生性上有点儿“内向”，目不肯多顾，嘴巴也不喜欢多讲。但如同许多事情她不肯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一样，造化却安排她干了教书这一行当。世间的事儿，哪能都尽如人愿呢？

按理说，假期旅行，该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吧？但这次恰又相反。她在北方的一个城市任教，丈夫陈仲慈在江淮之间的一个小县城，也是个中学教师。本来，他们约定，一放假她就南下，仲慈到火车站迎接，两人在小县城度春节。然而，放假前夕，远在杭州工作的爸爸却突然发电报给她：“父病重，速来杭。”她只得匆匆去信给仲慈，声言另约日子，并致歉意。谁知父亲不过偶感风寒，刚发作时相当严重，待云珍惊惊惶惶的赶到了，老人已康复，步履如常。

父女俩相隔千里，相见难，分别也难。慈祥的老人纵有骨肉团圆之意，但考虑到女儿熬到中年才成家，且婚后同女婿团聚的日子也屈指可数。假期有限，所以，当云珍陪他吃头一顿饭时，他便催道：

“云珍，我的病也好了，明日就回去吧！”

“看你！”女儿娇嗔地白了爸爸一眼，“怕我吃掉你过年的东西，还是咋着？”

其实，节日虽没到，父亲已吩咐云珍的妈妈将过年要做的菜都做了出来，他恨不能让女儿的胃部变得象舟船一样，把他准备的东西都装进去。

妈妈也同样，怕女儿走，又不得不撵她走。几天后，爸爸突然间将北去的火车票买来了，而且是当日的车次。云珍匆匆上车，连给仲慈发封电报也没顾上。妈妈又拚命地朝女儿的包里塞东西，把她搞成个小商贩似的。

火车飞驰着，一站又一站。

虽说梦中的幸福，将化为现实，但云珍还是不断蹙起春山似的双眉，犯起嘀咕：丈夫工作的小县城，在蚌埠市的郊区。下了火车，还要转乘一段市郊循环班车，拖着这么重的行李，别说赶到丈夫的住地，眼下到站就是个大麻烦。大包小包好几个，咋提得动呢？

如果不是生性沉默寡言，这一路也早该攀上几个朋友，下车时相互好有个照应。而她，在这半天的行程中，没同任何人讲一句话，甚至没注意观察过周围都是些什么模样，什么身份的旅客。请谁来帮助呢？

服务员过来售客饭饭票了：“盖浇大米饭，三角一盒。”每到一处，旅客纷纷掏出零钱，数点着，以减少找钱的麻烦。

云珍的对面，坐着个半大的男孩子，大约十六、七岁，细高、细高的个儿，象一株还没来得及伸枝、长叶的嫩竹。额宇很广阔，在整个面部占着相当大的比例，这是画家画孩子时爱抓的特征。他有着姑娘般的鲜艳的肤色，和一双细长的、时时流露出天真无邪的目光的眼睛。眉毛也是细长的，很黑，斜斜地刺入两鬓间，宛若那一蓬乌亮头发的两条小支脉。嘴巴是扁圆形的，向两腮间弯出尖尖的嘴角，连着泉眼般的深酒窝儿，非常甜津人。

在上海站上车的潮水般的人流中，只有他没带任何行李，也没有人为他送行。更奇特的是，他手里拿着一束金灿灿的、新开的迎春花，罩着透明的白色塑料薄膜。上车时，他将花束举得高高的，生怕别人给碰坏了似的。或许是云珍同学生们的交情太深了，所以才特别留意了这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子。

当服务员走近时，这男孩也从腰里掏出零钱数点着，全是叮叮咣咣的硬币，可忽然又装进腰兜，显然是钱不够。

“小同志，你买不买？”服务员问道。

“不买！”男孩红着脸，摇摇头。

云珍注意到那男孩刚才数钱时，只数够两角五分。便信手丢只五分的硬币给他：“配上买一份吧，到站还有一时呢！”——刚才查票时，她看出他也是到珠埠下车。

男孩子很尴尬，敛起红绒布般的脸道：“谢谢大姨，我……不饿……”

云珍正愁着没话好讲，服务员却撕下一张饭票塞到男孩的手上，热情地道：“买吧，买吧，供应下餐饭还早呢！”

男孩很勉强地掏出腰中唯一的两角五分。看来他确实很饿，一餐饭到手，三扒两搅就顺利地下了肚。吃得那么香甜。

“大姨，你也到珠埠下车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你不也是吗？”

男孩点点头，又道：“我爸爸要到车站接我的，见到爸爸我一定跟他要钱还你。”

“嗨呀，五分钱还值得你惦着吗？不用，根本不用还的。你如果没吃饱，我这儿还有吃的。”云珍说着，掏出一大包蛋糕递到男孩的面前，“你请吃吧，随便吃！”

“不！不！……大姨！”男孩颇为不安，又将蛋糕推了回来。

“不用客气，”云珍解释，“你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、长知识的时候，不吃饱饭可不行。再说，我携带的东西太多，也是个累赘。”

“不！不！大姨，我真的吃饱了，请快收起来吧！”男孩在收拾蛋糕往云珍的包里装时，发现她带的东西也实在太多。于是，他问道：“大姨，你下车有人接你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来得及打招呼。”

“那下车时，我帮你拎东西好了！”男孩摇摇手中的花束，“你看，我就这束花，别的啥也没带……”

云珍尽管没生过孩子，但女人到了相当的年龄，也自然地滋生出母爱，就象花儿老是要孕出果实一样。她刚才的举动，全是受着这种母爱的驱使，并非想拉拢人帮她带东西。现在听男孩这么一说，她反而羞红了脸，心跳得咚咚响。仿佛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教师，也沾染上当前社会中那种一切靠交换的庸俗习气。于是，她停了好一会儿才喃喃讷讷道：“我的东西够多的，可怎么好意思累你呢？”

“这没关系，”男孩象逞强似的说，“我在家时，挑水浇花，下湖捞鱼虫，扫地、拖地板，都干过，提点儿东西哪就累着了？”

“那好，下车时就麻烦你了。”由于渐渐熟了，不爱多言多语的云珍也不禁问孩子道：“你出远门怎么什么东西也没带呢？”

男孩的脸霎时又变得红绒布似的，低头沉默好一会儿，才喃喃讷讷地回答：“放假……我要去找爸爸。妈妈不让去……我就偷着跑来了。车票……是我平时自己攒的钱买的。”

“啊……”云珍很惊讶。一路上，她以多年作教师的目光审视这个孩子，看出他是诚实、忠厚、听话的。一点儿也没察觉出他是个敢于跟妈妈藏猫猫的小调皮鬼。她不禁又问：

“你爸爸知道你要去吗？”

“爸爸知道，”男孩答道，“我写信告诉他的，叫他今儿到火车站来接我。”

云珍刚才还担心，当一个母亲突然发现儿子不知去向，将怎样的焦急不安，现在听孩子这么一解释，无须多顾虑了：既然他的爸爸知道，自然会想法儿告诉他妈妈的。

然而，岁月给人世间留下的坎坷是多种多样的，光靠一般的推测，很难推测准确的。那男孩又接着叙道：

“我爸爸还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不过，这没关系，我写信告诉爸爸了，我的身高，长相。我还告诉他：我手里只拿一束迎春花，下车后就举到头顶上摇。这样，爸爸就会先认出我来的……”

云珍愕然地听着，她真不能相信，这么大一个孩子，会不认识爸爸，他的爸爸也会不认识他？现已不是那种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，统一的共和国大地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骨肉天各一方的事儿呢？

“孩子，你怎么会到这么大还不认识爸爸呢？是不是他跟你妈妈……”由于是萍水相逢，云珍不便问得太白、太直率。

那男孩一扫马上就见到爸爸的那种勃勃兴致，深深地埋下头，雪白的牙齿紧紧咬住下唇。不多会儿，两颗红豆般的晶莹的血珠，从唇边滴落下来。眼看就要掉在他的军绿色的裤子上，云珍忙伸过手帕，接住了。

看来孩子的沉重心事是不肯随便告诉人的，云珍深深后悔，刚才不该那样问他。恰在这时，列车长鸣一声，快要进珠埠站了，于是，她借机说道：“咱们准备下车吧，快到站了。”

列车放慢了速度，宛如一曲快节奏的乐章，突然舒缓下来，人们的心也如同从高峡急流间，飘入星垂月罩的平野。

云珍共带了三个旅行包，还有个线织的网兜。男孩伸手拎过两只大的，把花束衔在嘴里。云珍实在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快递给我一个，这样你就没法儿摇花了！”

“我有办法！”男孩掏出块手帕，将两只包拴在一块儿，挎在肩头上。右手举起花束，连连摇两下，道：“大姨，你看这不行

吗？”

他们溶入出站的人流。尽管孩子的手一刻也没停顿地招摇着，云珍还是不断催促：“孩子，你快摇，别让你爸爸看不见。”仿佛她也急于见到孩子的爸爸，看看这陌生的父子相见的情形。然而，直到他们验了票，跨出站口，孩子也没遇到前来接他的爸爸。

“你爸爸会不会接不到你的信呢？”

“不会的，”孩子执着地道，“我向邮局打听过了，有两天的时间，我爸爸那儿就能接到上海的信了。”

他们在站门口的广场上停下来，云珍又问道：“要是等不到你爸爸，你能不能摸到他住的地方呢？”

“能摸到的，我知道他的地址！”孩子道，“不过，我一定在这儿等他，他会来接我的。”说罢，又继续摇他的花，两眼不停地左顾右盼。

云珍准备请孩子代看着东西，自己跑去叫辆三轮。就在这时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她的丈夫陈仲慈打着招呼，向她跑过来了，简直是从天而降。

“唉呀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？”云珍高兴得雀跃起来，简直象个孩子。

仲慈似乎没多少热情，但那行动是诚恳的，知冷知热的。他上前拎过云珍的两个大包，说：“咱们走吧，到汽车站去！”

云珍依依不舍地向男孩道了“再见”，但又放不下心来，回头道：“孩子，我给你留几个钱吧，万一一时遇不到你爸爸呢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男孩很果断地说，“大姨，你再这么客气，我就跑开了。”

“要不，这包蛋糕留下你吃吧，你该饿了！”

“我一点儿也不饿，大姨你快走吧！”男孩说着，真的摇着花走开了。

云珍随丈夫缓缓地朝汽车站走去。以前他们会面时，总是仲慈的话儿多，云珍的话儿少，有时候，就象剧场里的演员与观众。但是，今日的情形简直翻了个儿，云珍的话儿变得特别多起来了。的确，云珍理了理平生所走过的道儿，虽没有太大的坎坷，但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，总是逆境逆水的。只有今天，本来愁着下车拎不了东西，却无意间遇上了这么个好孩子；本来估计，即使摸到仲慈的住地，还担心找不到他，如果他偶尔到别处去了呢？而现在却在火车站遇上他了。这一切机运，简直都象是天赐的。她越想越玄乎了，人常说：“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”，成语上也有“否极泰来”。如果真有什么灵验的运命，她鲁云珍说不定从今日起，就开始转运了，转到好运上来了。所以，这个喜欢沉默的人，今天再不肯沉默了：她要向丈夫讲述，路上如何遇见这个男孩子，讲他的奇特的行动，推测他不肯讲出口的不幸……

陈仲慈很注意地听着，但一直没有开口。他实在没法儿开口啊！他的心欲碎，肠欲断，头脑也几乎要炸裂开来。如果云珍娓娓叙说的的是一个传奇故事，那么这故事就发生在他陈仲慈的身上，如果这传奇的故事里有值得万人鞭笞的反面人物，他认为也该是自己！

无情的现实，将这样宣布：

男孩盼着要见到的爸爸，就是陈仲慈；仲慈要迎接的儿子，就是那手摇鲜花的孩子。分离十数年的骨肉，相见而不肯相认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呀！

儿子的信，仲慈及时收到了。

这是儿子写给他的第五封信了，每一封他都象宝贝似的珍藏着，但没有回他一字，仅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过他做父亲的心意。并对儿子作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儿子在这封信里，提出要来看望他。本来，十几年的沉冤得到彻底的昭雪，他也急于要看看儿子，以全舐犊之意。但是，儿子的行动过于突然了，许多必要做的工作，都还没来得及。他现在还不能够见他。他准备即刻给儿子发封信，叫他暂不要来，但他看看儿子信中提出的起程日期，回信他已不可能接到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儿子既然来了，总不能将他丢在火车站上。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在迎接到儿子的同时，也迎到了他的妻子云珍……

仲慈的头脑轰然作响，仿佛千万匹烈马在奔腾、践踏，他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应付、处理这复杂的场面，怎样调解即将发生的家庭纠纷。

当时，他更多的想到了他的妻子云珍，想到关于她的两桩往事：

一九七六年，负着沉重政治包袱的他，又被打成了“右倾翻案”的急先锋，邓小平的“社会基础”，原因是他在七五年受学校和县文教局的委托，搞了两次全县性外语观摩教学，赢得了空前好的评价。就在他不断遭到批斗和劳动惩罚的时候，云珍千里迢迢赶来跟他结婚了。在结婚登记时，竟出现了这样的精彩对话：

“鲁云珍同志，我们要对你负责的，你了解陈仲慈这个人吗？”

“了解！不了解怎么好来跟他结婚呢？”

“你了解他的历史？”

“由于给彭德怀翻案，被开除党籍、军籍，结论是：有严重政

治问题……”

“也了解他的社会关系?”

“一个姑母在美国,一个叔叔在香港……”

“对于他的现在表现呢?”

“也了解:参与过教育界的翻案回潮,如今被打成——”

“不用再说了!”负责结婚登记的中年女人唬起脸,质问道:
“既然你什么都了解,为什么还要坚持跟他结婚?”

“直到目前,他不还是‘内部矛盾’吗?听说,‘内部矛盾’问题是允许结婚的。”

“请你再考虑考虑吧,下午再来!”

当日下午,仲慈根本不肯再去看冷脸、听训话了,但云珍仍要拉他再去。

“我们要对你负责到底的,再请你考虑考虑,明日上午来吧!”

仅仅为了领取张结婚证书,他们竟屈身于矮檐之下,接连奔波了四趟……

另一件事发生在更早些的日子里,徐州市的云龙山上。那时,他同云珍正在热恋中,借助游园的机会,云珍向他吐露出她选择配偶的唯一的顾虑:

“我什么都不怕,就是怕给人家做后娘……”

云珍本人就是“后娘”生的。

她的妈妈十八岁嫁到鲁家,新婚第一个晚上,爸爸将前妻留下的一儿一女带到了新房,吩咐他们“跪下拜见母亲”,又叫他们当众喊“妈妈”。云珍的妈妈作为新嫁的姑娘,又羞又惭,但也只得弯腰将两个陌生的孩子拉起来,故作亲热地搂在怀中……

从此,她便作为“后娘”,承担起两个幼小孩子的抚养任务。

但她毕竟太年轻了，又是刚打闺女上过来，抚育孩子全无一点儿经验。只得每日茹苦含辛地去做那一切她不会做、也不情愿做的事情……

小云珍出世了，她做了名副其实的母亲。听到孩子喊妈妈，她再不感到脸红、心慌了。但想不到接踵而来的麻烦事儿更多起来……

三个孩子每吃一餐饭，每缝一件衣，每围绕孩子做任何一件琐屑小事，邻居们——特别那些爱饶舌者，都要用天平般的眼光，去称一称，量一量，称量她是否公平，是否在偏爱自己生养的孩子。

倘若这两个母亲所生的孩子，都是大差不多，似乎好体现出“公平”来：一锅饭分盛到三只一般大的碗里，一块布裁出三件同样的衣，而且先让哥哥、姐姐挑，云珍拾拣剩的。这样总可堵住饶舌者的嘴了吧？可三个孩子并非一样岁数，云珍要比哥哥、姐姐小得多呀。而且她小时候的身体又那般孱弱，硬叫她跟哥哥、姐姐同咽一锅饭，她就有活不过来的可能。而为了给小云珍以稍稍的照顾，就弄得人们唇翻舌舞，鼓噪不休。有时还添枝加叶翻给云珍的父亲。所以云珍很小的时候，就从母亲身上体察出：给人做“后娘”，真难啊！

有一次，云珍的妈妈随街坊们看戏，演的是《鞭打芦花》，戏里描写一个偏心眼的后娘，虐待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。给孩子的棉衣里装的尽是不能御寒的芦花，还在丈夫面前坏他的事：“看，穿这么厚还叫冷？”丈夫举鞭打那孩子，结果布被打烂，芦花露出，真相大白……

戏台下有女人议论道：“看到吗？篱笆子不是墙，后娘不算娘……”

“是嘛，”另一个女人和道，“猫生的猫疼，狗养的狗疼，不是谁生养的谁不疼！”

云珍的妈妈忽然意识到，这些话都是针对她讲的，甚至觉察到，有人在她的背后指指戳戳，说：“也跟那戏里的后娘差不多……”因此，她戏没看完，就哭着跑回去了。

那是个酷热的夏天，妈妈精神异样地吩咐小云珍给她打水。等云珍打水回来，发现妈妈把结婚时各种好衣服，都穿到了身上。有绿绢绸夹袄，黑哗叽夹裤，杏黄色的袜和黄牛皮底的布鞋……六岁的云珍真不明白：天气那么热，妈妈为啥要穿那么多衣服？

妈妈的嘴里甬下一种黑黢黢的东西，捧起小罐咕咚、咕咚喝下去，然后搂着小云珍哭道：“孩子，你再见不到妈妈了，要自己保重。如果你能活下来，要千万记住：切不可给人家当‘后娘’……”

不多会儿，妈妈脸色蜡黄，浑身抽搐到一块儿，难过得在地上不停地翻滚……小云珍吓慌了，拚命嚎哭。哭声唤来了邻人，唤来了爸爸。都说她妈妈喝了鸦片烟，会把肠子蚀断……

妈妈虽然被抢救过来了，但那“切不可给人家当后娘”的凄切声音，一直刻印在云珍的脑海。

此后，妈妈更加艰难了。直到三人都读到大学毕业，哥哥、姐姐在母亲操持下幸福地成了家，她那坦荡胸怀，高尚情操，才得到社会舆论的公开承认。

十年动乱期间，云珍也蒙受过不白之冤。等她能以清白之身来考虑个人问题，已是三十几岁的老姑娘了。人们先后给她介绍过几个对象，都存在做“后娘”的问题，云珍断然拒绝。因为，妈妈给她规定了这一雷打不动的条件。